# 琳法師別傳序

惠

隴西處士李懷琳　撰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
火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
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鳥迹以
成書所以左史記言夏商備於誥誓
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謩暨乃史遷
綴史記之文班固嗣班彪之作英雄
高士耆舊逸人傳記之興其來尚矣
況乎法雲佛日無去無來妙有真空
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迹應權
所以誕相西隣周王矚五光之彩流地東
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摩騰
應群機而入洛抑揚僧會體大道以
遊吳代有其人英雄間發爰有襄陽
釋法琳者紹迹四依應生五濁揔八
藏於襟腑包九流於胷臆維絕紐之
將施纂龍樹之前徽正頹綱之已紊
嗣馬鳴之餘烈至若直言不諱等折
檻於朱雲有犯無隱遵牽衣於王象
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
焉冐嚴刑而不改其節寔季業之忠

臣也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
方事理弘敷蜀掛千金未足比嗟乎
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
幾將湮滅者歟爰有弘福寺琮上人者
禀氣星辰體道秉羊之歲資靈海岳
青德撫象之季志等澄蘭揩權邪而
納慮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為心至若
持線金章貫花王牒妙窮宗致曲盡
幽微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
黃老包吞儒墨每以琳公雅作分散
者多詢諸耆舊勸成卷軸分為上中
下目之為別傳理致周備据摭無遺
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記
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慙直筆直言陳
范方之有愧始驗琳公之草創雅者美
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第
子狄道李懷琳與琮上人志叶金蘭義
符膠漆雖緇素有隔而嗅味頗同爰
因頂謁遇觀寶聚輒申狂簡為之序
引云尒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京弘福寺沙門彥琮 撰

法師諱法琳俗姓陳氏頴川郡人仲弓

之後也遠祖隨晉徙寓襄陽幼齒抽
簪情敦博物遂乃金陵楚郢負袠問
津孔肆釋道橫經訪道於是該九部
洞百家究金言殫玉牒每而歎曰為
大丈夫不能立正摧邪網維至理豈
直遠慚龍樹抑亦遙媿馬鳴未若隱
遯巖阿栖心丘壑遂以隋開皇十四
年夏五月隱於青溪山鬼谷洞焉閑
覽玄儒寸陰無棄逈擕巖廬則蔽虧
於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於風雲因
撰青溪山記可八千餘言理趣鏗鏘
文詞婉麗見傳于代故闕錄焉然法
師韞德潛形訥言敏行擅維頹紐觀
化上京是歲仁壽元年春三月也於
是背楚塞涉秦川步三陽遊八水每
以李門仙術濩落虛陳服皂披尋何
能究悉因以義寧初歲假衣黃巾巢
鑿宗源從其居館然法師素閑莊老
談吐清奇而道士等競契金蘭慕申
膠漆故使三清秘典洞鑒玄津九府
幽微窮諸要道遂得葛妄張虛之旨
韜韞襟懷李氏奉釋之謨記諸心目
武德年首還莅釋宗倫踐法筵周遊

講肆意以神州帝壤易可徵覩因住濬法道場栖心定慧後四年秋九月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略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我家國昌泰李孔之教行焉高祖納奕獻書乃下詔問諸沙門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内損益二宜請動妙釋而法師伏檻既久思騁長轡幸承斯

詔問遂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刹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捨紫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衮龍之衣就福田之服搢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剃髮

出家品偈云
假使恩愛久共處
見此無常須臾間
時至命盡會別離
是故我今求解脫
若是慕其德者斷患以立身欽其風者
潔已而修善故毁形以成其志故棄
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捨君臣
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内懷其孝礼乖
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
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
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屬聖教故為
損然懲悪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
感化伏惟
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
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
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則大唐帝
業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惠流千祀
不敢輙以愚昧輕測天心謹課庸
辯略申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時
高祖覽法師對竟亦無辯法師頻詣
闕庭不蒙滅否但傳氏所陳之事高
祖未遣須行弈乃公然宣布遐迩秃
丁之誚閭里咸傳胡鬼之謠昌言酒
席致使明明佛日翳以虧光濟濟法



 惠

乾

流壅之無潤于時達鑒君子揮翰者
弥多契理名僧動毫者非一摠持道
揚釋普應者式行精普博物不羣屬
弈狂言因製破邪論二卷又前扶溝
令李師政者歸心佛理萬意玄宗義
念在懷又撰內德正邪二論莫不僉
蹤佛教委指業緣競引梵言曲垂邪
正而法師咸詢作者備覽諸文情用
不安謂衆人曰經教弈之所廢豈得
引廢諡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遣邪原
今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
斥其虛謬衆人皆以為然法師因著
破邪論一卷可八千餘言理會言商
文諧鍾律傳之耳目故此關書但法
師筆削清奇冠乎群品遂使朝賢貴
士咸誦在心道俗名儒家藏一本實
可謂詞峯峻峙理海宏深為廣海之
舟航作大夜之燈炬法師以論軸初
製道俗無聞若不廣露其情何以華
茲讚俗因以五年春正月啓上儲后
云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
興龜圖鳥冊之文金版丹笥之典六
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不遵

人倫信義之風述勤華周孔之教統
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詳其理也不
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種
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非
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
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拔
群生於苦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
中但以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漢土
六百許年龕搭相望神人接踵所以
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
高座法師能敷八正浮圖和上巧說
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為利物
此之謂歟有隋禨運戎馬生郊灾起
四凶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收
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恊黎願補天
以羅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再
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茲
五帝四彼三皇返淳朴之風行無為
之化竊見傅弈所上誹毀之事在司
既未施行弈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
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
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
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

望應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春雷之響則埶戶俱開啓明離之
暉則幽燭並鏡赫矣美矣難得名矣
固以漢光重曲周卜永年復能降意
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墻塹為心
伏願析邪見幢燃正法炬像化攸寄
深幸茲乎又任憤懣怒焉之志謹上
破邪論一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又
文帝龍潛之日復上啓云琳聞情切
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
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向者
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乱二儀慘毒
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
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燧燧
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刀斗不息
道消德乱運盡數窮轉輪寔繁頭會
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
物亦勞止於是控告無所投骸莫從
百姓嗟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徒
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
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定區宇
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
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上和

華

邦國下敘人倫功盖補天神佇立極
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
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苻華施洽
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敎興石
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羲軒近同
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矣竊見傅弈所上之事披覽
未遍五内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
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眞徧不足聞
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弈職居時
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
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
之典謨僞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
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皆叛觀弈
所上之事括其大部窮其始末乃因
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弈此
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
益國利人直是讖弄朝野然陛下應
天順時握圖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
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凡靜難之
功固以威盖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
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

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式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
令傅弈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
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弈輕辱
聖人言辞切害深恐邪見之輩因此
行非無識之徒漸生異見又案春秋
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
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
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
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處滅
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
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
具如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生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
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
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
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
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
人王之力也然世間君臣父子猶謂
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
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
罪而辱之理不可也仰尋如來智

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功苞造化非二
儀可方故列子曰昔吳大宰嚭問孔
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
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
曰三皇善用智勇聖亦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
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
三王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嚭
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孔子動容
而對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
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
僁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
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
豈弈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
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
切齒以為前鑒良可悲矣當今主上
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戢閻封墓
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
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
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

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
之內逆乱相尋介時無佛何国運短
但琳等預居毒世日用莫知在外見
傳奕所上之事恐藩國遠聞謂華夏
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悪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誡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
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録丹款冐
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
頴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温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式序六條德既褰帷仁兼裂網開康
莊之第坐苟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醼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縁情賦窮體物
信可譽形朝野美冠前英者焉但琳
等內顧闇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
之甚貴媿凡僧禿丁之誚悪罵之極
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
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者也不
任斷骨痛心之志謹録傳奕所上
之事輙述鄙辭件荅如左塵黷威嚴
伏增殞絶謹啓武德六年五月二日

法琳等上本



辯

濟法寺沙門琳等啓上時皇儲等因
奏法師之論高祖異焉故傅氏所
陳因而致寢釋門再敞寔賴我皇
起予者啇法師有之矣但傅氏所獻
狂簡思媚閫庭既而不愜所懷陰施
奢譖搆扇黃領穿鑿異端遂使鼎璞
混質於周邦雞鳳濫形於楚國玉石
相乱朱紫難分屢譖釋宗達于
高祖帝乃從其所議不任自明後以
武德九年春三月
詔問皇儲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
昔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縁調課不輸
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
沒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
有愆過違犯條章干煩正術未能益
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雖有嚴
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
諦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輙亦為
之恐駭凡聽佇子明言可乎不可皇
儲對曰臣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
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為之果是
故慈雲降潤不別芝蘭慧日流暉章
分岸谷且以立教垂範盡妙窮微至

理深難情量叵測雖有周孔儒術莊
老玄風將欲方茲逈非倫擬其有丗
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弗敬
仰當今時屬僥訛人多狡猾出家者
未能盡善入法者無廢婚娃亦有覡
免駈祖盧禰學道偷安朝夕假号桑
門自有威儀具足志等明珠式行不
虧心同潔玉今欲並令還俗無別賢
愚將恐火縱崐山玉石同燼霜飛李
苑蘭艾俱摧指事為言恐傷皇化今
責如來降罰以息姧非但佛性慈悲
法門平等無彼無此無我無人絕愛
恚憎情同巨海猒之者不生恡想患
之者不發恚心以此而詳昭然可驗
且商均生於舜舍丹朱長自堯宮二
子雖復非人猶不虧兩君之聖今忽
因愚僧之過欲毀尊像之形進退商
量理為未可
高祖又問諸群臣曰傅弈每言於朕
云佛教無用朕欲從其所議卿等如
何時左僕射魏國公裴寂進諫於
高祖曰臣聞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
戚等飲酒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為寡

人等視之鮑叔奉酒而祝之曰願我
君無忘出於莒願管仲無忘縛於魯
願甯戚無忘飯於牛時桓公避席而
謝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
言則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
舊也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云
安九五措啓玄門今陛下六合歸仁
富有四海欲納弃之狂簡而毀廢佛
僧此即虧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過
黎元失望理不可也
高祖納皇儲等諫因降勑曰寺留三
所京置千僧餘並給賜王公僧等放
還桑梓嚴勑既下皂白難分不敢忤
意而止焉夏五月六日
高祖脫屣万機文帝攝政時大赦天
下還返神居佛日再揚斯為盛矣又
因前傅弈鼓扇黃巾乃有道士李仲
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膚文遂
著十異九迷及顯正等論貶量佛聖
昏冒生靈語越典謨動違經史法師
觀其所述傷而愍之鬱撰論文目為
辯正詳乎法師用奇博物匪曰而成
時以文籍歆然因循累稔右僕射蔡

國公杜如晦者岐嶷天挺器宇宏深
與法師志篤江湖佇相欽味法師仗
借墳素致書於杜公曰法琳草木野
客太食山人九類曲鍼誠同腐芥不
被知於當世分緘口以終身既德愧
内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
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
覆松巖下永味經書鬼谷也邊長觀
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蹋塵久客
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
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
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
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坎壈㝡命迍
邅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命
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膝裏累
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萌
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万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
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為經
書孚俗史籍靡充雖罄短懷同知克
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
之任知人之鑒遠邁山濤接士之心
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

璽鈕之珠受佩荊山之玉所以鴻諸
虔總攝理文昌德鏡搢紳譽形朝野
加以門擁筆海世号詞宗不忘宿昔
之懷曲賜亘婁傳之訪集厥更擾朽木
繼業昔王粲閱書取資於蔡氏相如
達賦必賴於揚雄意者但是諸子雜
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籍與經典有
相關涉屢懇頻披覽謹以別錄仰呈
特希恩許輕黷所請悚息何言然邪
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章
無前以傳子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
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懸德昔
三部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
論不逢君子誰肯為珍此者海內諸
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章迴
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
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
嚴並將迴向再杜公時答法師書曰
猥辱芳符曲垂提拂嘉言忽降銘戴
增深仰惟法師今世挺生袖襟俊逸器
局宏亮識度清遒架澄什以照前邁
安遠而光後晒談於漢日凌辯與
於秦年既其內贍五乘解窮八藏亦

乃外該百氏識洞九流加以學盡莊
微詞殫李奧體二篆之訛簡究二張
之說文慕許之顛陽踵黃綺之商
洛隱紫臺而偃仰道青溪以詠歌蕭
散有慧遠之風放曠參道融之迹既
而情維絕紐志緝頹綱乃返步山門來
儀上國屬傅奕之狂簡已製破邪遇
劉李之訛言將修辯正經云護法善
薩正應如是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但
弟子承乏忝官實慚籌策濫蒙抽擢
深媿阿衡書云筆海詞宗頓成虛闇
耳況弟子家非汲郡詎有竹簡之書
室異魯邦理無蝌蚪之字人殊兩戴
世別二冠五體闃然四部多闕法師
既建覺德之志嗣提婆之蹤弟子亦
敢獻涓塵以裨嵩巒謹當詢諸碩德
追訪鴻儒博採所須廣尋其要亦望
親承八案面奉徽猷閱盛德之遒華
聽長者之餘論但弟子王事靡暇遣
此代懷休沐之日即當馳謁時法師
所闕杜公給而足焉法師據道尋儒
牢乎先志論成八軸十有二篇流詠
九州傳之三輔可謂文彰理炳叶律

諸鍾郁郁可觀洋洋盈耳諒使大羅
王帝悚慴金闕之中九府仙君震赧
四天之上改辟邪之異轍革衆迷之
惑心況乎左道黃巾能無傾覆者哉
東宮學士陳子良者言為世表學冠
儒林矚此論文因為訓誥叙之云尒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
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
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
不測猶能弥綸天地苞括鬼神道無
洽扵大千言未超扵域內況乎法身
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跡泯真俗
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
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
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虵扵是併空
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乃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
奉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
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
隨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屬荊
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可謂玉移荊
岫服潔之光弥彰桂徙幽林芬芳之

風更遠法師應眞人之祥禀黃掌之
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
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遒華郁郁焉
縟錦之文飄飄焉凌雲之氣班賈金
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湖寧堪方駕至
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
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眞隱訣之
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冒禪說猶指
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閒
持此專著述運思之外沒引無疲辯
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
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
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
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門之
牆塹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
陳管見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
上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
犁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
海根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
駿爭騖莫不萎陸柯摧雲銷霧卷肰
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
勝之儔於斯可見慙歸慈定已破魔
軍卿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

法琳傳上卷　第二十張　惠

暉法雲由斯廣被但法師所作詩賦
啓頌碑誌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
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文凡
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
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
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
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
内外並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
子頴川陳子良者近申頂禮從而問
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
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
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註
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貞觀元
年文帝捨大和宮奉為
高祖置龍田寺旣而山泉勝美栖心
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七
年春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諝設難
二條以問紀國寺僧釋慧淨淨時因
著折疑論以荅辛諝論在續高僧傳
淨時以所著論呈法師法師荅淨
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人折疑論詞
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
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詞
殫辯圃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

統百八㸌㸌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
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以拄諸見之
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
兼修之義在焉為無所為濟應之功弘
矣將今守雌顏厚獨善醜容乃理異
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
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
之情斯泯非忘其所忘則小大之殊
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爝火之光
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
可忘非無彼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
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
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
刻美惡之功孰著蓋藉以生滅破彼
斷常之迷寄以因果示其中觀之路
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
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作開
報分以釋自然意出言端旨超文外
報分有在梟鶴不亡其短長業理相
因鐔鋒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
中假名相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詳
中含人天挺之才未若上人盡理之
說子期可慙於喪偶顏生有媿其坐

志可以息去取之両端泯顛沛之一
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
物不群智慧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棟
梁既為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
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
鑰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
師推其神俊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横
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豈堪並駕帛
祖之方埶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
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
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
覩名作實遣煩憂伏覽璽章用袪痼
疾俳佪吟諷循環卷舒奉藴懷袖之
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
書遲邇後生更開未喻琳不量愚管
輒述鄙懷敢欲有訓以麻續線因者
齊物論焉其詞曰蒙示辛中舍人二
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絶既開義府特
耀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
解之説陳彼此之両難歸玄同之一
門非夫契彼環中孰能為茲高論美
則美矣疑且疑焉何者尋上皇垂範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陁之号智慧者盖分别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别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陁分别既於外有數無知亦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别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此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忘其是非非忘彼此庸詎然乎所謂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達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益從微至著悪積刻而方妍乘因趣果賴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也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盖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其飛化不在待與不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闞澤有言曰孔老法天不敢違天諸天法佛不敢

建佛至如洪範九疇承天制冊上方十
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
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凌於駿驥欲
觀渤海返跳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
端却行而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道
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
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
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
映千古咸言性靈眞要可以持身濟
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也至如宋文
帝與何尚之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
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又云
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省
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
中舍人學富才高文華理峻秦懸一
字蜀掛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敢當
奇麗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